



成人組古典詩決審會議記錄

會議時間：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一日（星期二）晚上八時

會議地點：新店面對麵小館

評審委員：李佩玲、陳文華、張大春、曾進豐、顏崑陽（依姓名筆畫序）

列席：初安民、田運良、周昭翡

會議記錄：鄭伊庭

會議首先由承辦單位報告本次成人組古典詩參賽情形，共有四十篇作品參賽，由李正發、徐國能、楊維仁、張輝誠、蕭淑芳等五位委員評選出十五篇作品晉級決審。決審應選出首獎一名，優選一名，佳作六名；評審委員有權決定獎項是否從缺。

決審委員公推張大春擔任會議主席，並決議每位評審在十五篇決審作品中，勾選四篇。

第一輪投票

〈臺北故跡詠懷八章〉：四票，李佩玲、陳文華、曾進豐、顏崑陽

〈山水懷人八首〉：四票，陳文華、張大春、曾進豐、顏崑陽

〈臺北四時漫遊八詠並序〉：三票，李佩玲、陳文華、曾進豐

〈車遊紀行八首〉：二票，張大春、曾進豐

〈臺北八首，生死山水〉：二票，陳文華、張大春

〈陽明山賞梅〉：一票，顏崑陽

〈陽明憶故〉：一票，李佩玲

〈指南山秋懷〉：一票，顏崑陽

〈後秋序臺北吟八首〉：一票，張大春

〈臺北山水紀勝〉：一票，李佩玲

得票作品共十篇，主席張大春表示首先就單一票數者進行討論，評審如願意為該篇作品爭取支持者，請發言；不願意爭取的，可以不列入討論，但也可以發言。



一票作品討論

〈陽明山賞梅〉

顏崑陽：我對這篇在爭取與不爭取之間。這首有好句，像〈其三〉：「為問佳人緣底事，年華未老白盈頭？」〈其四〉：「明月前身有殊相，美人遺世自雍容。」〈其六〉：「天然裝束無雙品，月且論評第一清。」〈其八〉：「餐霞僉說真名士，倚竹無言是可人。」不過，詠物其實應該直接就物去描寫，不管是物的形象，或者它的神氣，都能表現鮮明，這樣才好。但是，這篇多隱括前人詠梅的詩句，或使用典故，詩意反而有隔；也就是作者要歌詠的直接對象——梅花，反而不清楚，模糊了，形神都出不來，這是它很大的毛病。我不極力為它爭取；



但假如佳作排得進去的話，可以考慮。

張大春：「月旦論評第一清」是出律的？

曾進豐：沒有。那個「論」是平仄兩用字。

〈陽明憶故〉

李佩玲：我選這篇的是因為它旅遊的行程有個次第：到陽明山、過哪裡……、離開……，具有比較完整的時間序。但是我沒有要爭取。

張大春：這篇有好幾個對仗的問題，像第二首：「偶聽鷓鴣唱傳幽壑，巧看雲移掩學龔」。

顏崑陽：這篇有些地方太著實了。詩要有虛意，太著實，容易流於淺俗，沒有讓人低徊想像的意境。例

如第二首「畢業經年思鐸語，當兵不日羨鐘聲。」這一聯就很淺俗。

張大春：我覺得俗語還好。

顏崑陽：很多地方還有湊韻的情況。韻腳處就必須硬找個韻押，可是那個韻字放進整句中，意思卻不通順。

陳文華：但是也有些好句，比如說最後一首〈留別陽明山〉：「四時飽覽風花月，數載聊抒喜怒嗔。」

「風花月」對「喜怒嗔」，這樣的對法很取巧。最後兩句也不錯：「登臨幾兩浮生屐，峰影浮沉看不真。」但是有些句子不好，像第二首〈過文化大學〉：「來人行緩意難平」，句意不透。第

六首〈雨停〉：「無奈相思更久徊。」「徊」字不能這樣用。

張大春：對，這是聯綿字，不能單獨用。



顏崑陽：其中〈雨停〉這首，「兀坐還求真性澈，孤吟最冀故人來。」詩意很不錯；這組詩最後一首〈留別陽明山〉，的確寫得很好。其他實在不行，太淺俗了。

〈指南山秋懷〉

顏崑陽：這首，我要極力爭取。

曾進豐：這首格律有問題。

顏崑陽：對，它是有格律問題，例如第三首〈樟山寺步道〉的「才華誇」，三平落腳，犯律；第五首〈夜宿指南宮〉：「疏簾竹月秋夜深」，「秋夜」二字平仄犯律。

李佩玲：這首的「修身有緣去來今」也是。

顏崑陽：對，是有犯律的情形。但我覺得就詩意來講，八首都很清麗，意境相當創新。例如第一首〈醉夢溪〉：「停軫臨溪愛夕洲，鳥銜霞彩補輕裘。」第二首〈楓香步道〉寫楓樹：「滿面酡紅不自知，還從林表展英姿。」下面寫步道：「葉端宿雨留清淚，階上涎蝸畫黛眉。」又第六首〈指南山曙色〉：「幾縷嵐煙飛窄袖，千林山色撲危欄。」這「撲」字用得好好。

張大春：「悠然身感朝暉暖，不覺心隨雲海寬。」這句，如果夢機在，他就會罵人了：這「朝暉」和「雲海」不能這樣對，它的格律太寬了。

顏崑陽：如果要在語言形式上挑毛病，是有不少地方可挑；但對一個初學寫詩、不是很老到的作者，我比較重視他內容的創新，有沒有詩才？有沒有詩意？最後一首〈夕歸〉其實也不錯：「誰邀橋影浮晴渚，我抱雲光染薄衣。秋水魚穿綠藻入，暮天詩取彩霞歸。」相較於其他作品，這組詩真

的很清新。格律上出這些毛病固然不對；但大家也都有毛病，相較之下，小疵不掩大醇。

〈後秋序臺北吟八首〉

張大春：我選這篇有點勉強，我不替它爭取。我認為這篇有個特別的地方，就是它把秋天的臺北寫得非常具體。不過即使如此具體，它仍然跟所有其他我沒選的作品缺點一模一樣——你放在別的地方，也可以。只要放在別的地方都可以的，我就沒有選。這篇是我非常勉強選的，因為我發現它能非常靈活的運用簡單的動詞，當然有些字在古代偉大的詩家手上已經用不知道多少遍了，不過我覺得如果我們用一個很特殊的眼睛去看，每一個單一字的動字，在這八首裡面，都用得很特別，或者說，都煉過。

曾進豐：能不能舉例言之？

張大春：先講〈十三夜散步大稻埕碼頭二首〉之一：「原路不慳顏色換，喧輪摩盪水雲斜。」還有同一首的「凝氛霧」，這個「凝」比較差一點；但是「委夙沙」這個「委」字一般不大有人敢用的。還有〈十三夜散步大稻埕碼頭二首〉之二：「諸峰拔兀插成圍，照見河山接地依。」這個「圍」跟「依」到底是動詞還是名詞，其實本來是非常閃爍的。所以我感覺作者是有經過煉字的過程的。

顏崑陽：我的看法正好跟大春有點不一樣。你剛剛講的那些，從你那個觀點看，可能是個好句，但相對就是它的壞處：太刻意要去求新、求奇而不圓熟，那就變成生硬了。例如各首裡多有自鑄的新詞，沒有來歷，是生造，而且造得不合語法。這個情況滿多。

曾進豐：這個題目「後秋序」是什麼意思？是「後秋／序臺北吟」還是「後秋序／臺北吟」？題目就讓人



不明白，就是生硬。

陳文華：我對這首的評語：生硬雜湊。

曾進豐：〈驅車沿北海岸，登青山步道二首〉之一
的第二句：「緣躋桀木晝陰陰」，很彆扭；「桀木」，沒有這個詞的。

陳文華：還有很多湊韻。像〈驅車沿北海岸，登青山步道二首〉之二：「海氣銷沉日轉蹉」的「蹉」、「密雲一望上秋峨」的「峨」，這都是不通的句子。

曾進豐：用典也亂用，（同首）「蘇門長嘯怯彪過」，「蘇門長嘯」是用阮籍的典故，根本對不起來。

〈臺北山水紀勝〉

李佩玲：我不爭取這篇，因為有很多對仗確實很生疏或者不對。選它是因為像剛剛大春兄講的，很多詩如果沒有看標題，那個景換一個地方也可以，也就是說沒有



「不易」的句子。可是這篇讓我覺得它的詩確實與景很符合，就算把標題掩了，直接讀詩也不會弄錯所寫的地方。

陳文華：我讀這篇，評語是浮濫，虛浮空泛。像〈貓空纜車〉：「貓空賞景情何逸」這個「情何逸」是放到哪裡都一樣的，只要換地點就可以。〈景美仙跡岩〉：「景美蒼茫美景爛」，這個把地點換一換就差不多。〈臺大杜鵑花城〉末句「對景當歌好放吟」也是很浮濫的句子，放到哪裡都可以。〈四季陽明山〉：「展現名山氣象雄」、〈士林官邸〉：「景在人非感慨長」，這些都沒有太深刻的感受。

顏崑陽：這篇淺俗得不得了。

曾進豐：像〈中正紀念堂〉：「政黨爭權圖一利，人民愛國盡孤忠」，也是淺俗鋪陳而已。

張大春：所以一票要爭取的，是〈指南山秋懷〉。

二票作品討論

〈車遊紀行八首〉

曾進豐：這篇完全符合「組詩」的整體時空架構。空間很有延續性，時間上也有整體聯繫。在我們這次評審的稿件中，其實符合的不少，剛剛那幾篇也有；但我覺得這篇有個比較大的特色：〈其一〉、〈其二〉、〈其三〉是欲言又止，〈其四〉、〈其五〉、〈其六〉、〈其七〉是望鄉懷國，到了〈其八〉才寫作者的「羈心」，跟〈序〉配合的非常好。〈序〉在這篇發揮了非常大的提示作用。我整體的看



法是：詩有雅致，情也深致，情感的進程，層層進逼。

張大春：首先，這篇像一首完整的組詩，它有節奏的，第一、二、三首，漸漸進入，不只是行腳的進入，還有情感跟表達的遞進；後面的感懷則是越來越進入一個非常個人、或者非常特定景物的。其次，這篇在個別句子上，錯誤比較少。

陳文華、曾進豐：哪裡，太多了。

張大春：聲律的錯誤比較少，對偶的錯比較多。我比較注重聲律。不過這篇我也不特別堅持。可是我想提出一點：在一篇組詩中，不是散漫的、不是散而無度的，這比較少見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原諒它可能展現的某些缺點。

曾進豐：其實這篇寫景非常成功，對偶是有點牽強沒錯。

陳文華：對偶錯很多，〈其二〉：「竹塢風簷低菊影，松江秋色老青衣」，「菊影」和「青衣」沒辦法對；〈其三〉：「天著海風同抖擻，潮推巖壁並雲奔」，「抖擻」跟「雲奔」也對不上；〈其五〉：「一片風飛蘆荻晚，半輪月起夕江流」，「蘆荻」跟「夕江」也不對。但是我贊同它滿多好句子，尤其〈其六〉後面四句：「賦到江南容易老，月生海上不勝眠。眷懷故國三千路，回首秋風第幾年。」

顏崑陽：這組詩，我不認為很好，但是也不排斥。真的很清麗，時有佳句，例如〈其一〉：「雲凝天際驚秋冷，木落山岑覺景森。」〈其三〉：「石臺抵浪空浮雪，白水凌礁盡削痕。」〈其七〉：「已知今夜娉婷柳，難挽明朝漂泊人。」〈其八〉：「分明清夜街如水，疏朗銀河星似澗。」還有一個優點，就是你們剛剛講的，比較符合組詩整體性的結構；但是，它有太多毛病，對偶不工的

地方甚多，包括你們剛剛講的，還有〈其五〉：「映空遠岸初寒影，鑒夜華燈向寂樓。」「初寒影」對「向寂樓」就不工。「初寒影」的結構是「初寒／影」；但是，「向寂樓」的結構到底是「向／寂樓」還是「向寂／樓」？如果是前者，「向」字是動詞，「向／寂樓」不能對「初寒／影」。另外，這組詩還有個很嚴重的問題，就是不少句子，意思都差半個字，例如〈其二〉：「霜凝古木疑無色」，這句各位懂嗎？為什麼是「無色」？「雲起蒼山更有機」，為什麼是「有機」？「無色」是什麼？是霜無色，還是木無色？為什麼無色？霜的白色也是色呀！而「雲起蒼山」與「有機」有何關聯？「有機」指什麼？像這種地方，語意都不透澈。

張大春：應該是霧的色。那個「雲起蒼山更有機」，「有機」的意思就是搞不清楚狀況，因為雲已經迷移了嘛。

顏崑陽：那〈其三〉：「天著海風同抖擻」這是什麼意思？從字面講就好，先別說意境。

陳文華：風吹來就精神抖擻嘛。

顏崑陽：什麼叫「天著海風」？

曾進豐：倒裝句，「海風著天」。

張大春：它是有問題的，但是「雲奔」跟「抖擻」是個大問題，我認為。

顏崑陽：我認為對偶不工，還不是嚴重的問題。一首好詩的言外意境有多深遠，姑且不論；但基本條件卻是字面意思要通透，例如〈其四〉：「關山杳渺趁微紅」，什麼「微紅」？

曾進豐：夕照的微紅。

顏崑陽：這就是差半字，什麼東西都可以「微紅」，為什麼一定是「日」呢？



張大春：這我同意。可是它是上句，是初句，要看它的落句。

顏崑陽：所以它前後要有呼應，因為「紅」只是個顏色，那是什麼紅呢？它的上下文一定要有個實體物，例如「日」去呼應它嘛！

陳文華：我想它可能因為下面有個「晚風」啊。

張大春：對啊，就是「晚風」啊。

顏崑陽：不能這樣算，如果陰天，有「晚風」卻不一定有「日」？傍晚不一定有日啊！這就是差半字。

張大春：不不，人家寫有太陽的傍晚，你不能說一定沒有太陽。我是同意「抖擻」、「雲奔」那部分。

顏崑陽：〈其六〉：「月生海上不勝眠」，這什麼意思？

陳文華：「海上生明月」啊！

顏崑陽：他其實是轉用張九齡「海上生明月」的詩意；但「不勝眠」的「勝」字用得不好，為什麼「月生

海上」會「不勝眠」？「不勝」的意思通常是「甚」，「不勝悲」就是很悲哀到不能負荷。那麼

「不勝眠」就是睡得很熟呀！張九齡的詩是說，因為「海上生明月」引起詩人「竟夕起相思」，當然是「不能眠」而非「不勝眠」了。這句轉用古人詩意，並不成功。

〈臺北八首，生死山水〉

陳文華：我懷疑這是外地人來到臺北，以第三者的角度從國府遷臺後的背景寫成的。我是從這個角度稍微讀懂一點他說什麼。但句子很多不通，這我贊成。假如你從〈其一〉：「危權當年來渡渡，奇功今日只談談。」這個地方當背景切入，就讀懂了；〈其三〉：「春光學海煮紅塵，醉月湖翁

意不馴。」可能是提到臺灣的學界，比如傅斯年之類的人物。這首以很多臺灣現代史實作背景，包括〈其四〉：「割分大內一公園，短水微山晚有村」，我猜是士林官邸；〈其五〉當然是瑠公圳；〈其六〉是陽明山；最後〈其八〉：「萬仞鋼山半鐵水，兼天結構一浮圖」基本上是對臺灣現代建築的描繪。

曾進豐：一〇一大樓。

陳文華：一〇一大樓是〈其七〉。〈其七〉：「老隧微壓眾嶺陰，蟾蜍山鬼吼瘡瘡」是辛亥隧道；最後「臺北高樓第一嶽」是一〇一。這篇作品背後是有史料、有史實的。另外一點是作者筆力很好，但老練過頭，變成晦澀。就像你讀李賀或者李商隱的詩，沒有箋注，要了解他要說什麼，很困難。但是這篇有些鍛句也鍛鍊得很有詩的味道。像〈其三〉：「春光學海煮紅塵」，不管它的意思，這個「煮」字就很好。

張大春：這個「煮」字其實很多人用的，但是起碼這篇突破別人練的。

陳文華：所以我覺得這篇水準應該在八名之內，我不要求它要排在前面；假如它寫得很通，那名次應該就在前面了。但這篇作者應該要加注解，這樣讀者比較容易理解。

張大春：對了，我們順便岔開一下：有些作品有注，有些有序，這些東西到底應該怎麼看？有時候有序無序，甚至有題無題，都可能影響到我們對作品的看法。我是雖然看了，但不把這些放在評估的對象裡面。

陳文華：序和注是沒問題的。古人作詩，除了詩題、或加序、或加注，基本上是幫助讀者認識作品很重要的媒介，假如沒有作用，他不會加的。如果寫一件事，比如說跟某個人在一起、到了某個地



方、做了什麼事，因為加一條注，我們可以掌握到線索，知道他在講什麼。

張大春：可是問題是，這就跟詩的本質就有一點……

陳文華：沒有啊，它就是詩的一個有機部分。基本上我的觀念是這樣。

顏崑陽：我非常不喜歡這組詩。這種詩看起來好像很華麗，但就像蘇東坡批評揚雄：用深奧的語言形式來文飾內容的淺陋。滿紙金碧，全是拼湊。從你們的敘述過程就已經證明一件事情：你們在猜謎。

陳文華：那你講李商隱不是就很多……

顏崑陽：不是，它跟李商隱不一樣。我現在講一個道理，就是熟事生寫，生事熟寫。假如一首詩的意義必須有個背景人事來讓我們了解，這些人事又非人人熟知，那作者就必須讓這些人事給讀者知道，讀者才能依這些人事解詩。否則，你說好像在寫「辛亥隧道」，或者在寫哪裡？都是猜謎。這種情況，題目沒什麼好晦澀呀！需要避諱什麼嗎？題目標示我在寫「辛亥隧道」就好了。總題標個「生死山水」，不明其義，子題標個「其一」、「其二」、「其三」。這樣寫，為什麼？假如說，作者意在創造可以想像體會的境界，就如李商隱的「無題詩」或像〈錦瑟〉這等「類無題詩」，讀者不需要依作品之外的某個地點、人事求解，只以詩本身的意象就可以直接感發、體會，那首先就要求詩句表層語意的通透，李商隱的那些「無題詩」或〈錦瑟〉有表層語意不通透的句子嗎？但是，這組詩卻很多連表層語意都不通透的句子。我隨便找一句，你們來解看看：〈其一〉的「峰兼天有牛耕霧，江入荒疑鯨織嵐。」你們好好把它的字面意思講清楚給我聽就好。

陳文華：這七個字，你可能沒有注意到，它是上三下四的句法：「峰兼天／有牛耕霧」，「江入荒／疑鯨織嵐」。

顏崑陽：就你這樣斷也可以，但什麼是「有牛耕霧」、「疑鯨織嵐」？〈其七〉：「十年鳥道殘香火，千載黃泉失恨心。酒肉邀來笑五子，齊衰典去買華簪。」這又是寫什麼？

張大春：等一下，這就是講辛亥隧道，五子哭墓就是講墳嘛。

顏崑陽：真如你所解的這樣嗎？寫辛亥隧道、寫公墓，這麼普通的情境，而且不是人人皆知的熟事，題目為什麼不標明？需要寫到那麼晦澀嗎？假如讀者不是臺北市人，或過了百年後，不知道有辛亥隧道、公墓，那麼這詩還能解嗎？

陳文華：這就是詩風的問題了；有沒有必要，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了。

顏崑陽：〈其八〉：「萬仞鋼山半鐵水，兼天結構一浮圖」這又寫什麼？

陳文華：寫臺灣建築啊。

曾進豐：這些大樓都是鋼鐵結構。

顏崑陽：你們都是在猜謎。這種詩，我坦白講，真是故作奇晦。

張大春：「奇晦」是另外一回事，但你不能說它「故作」。

陳文華：這個就是說某些句子你初看不通，因為可能要按照一些史實你才會懂。假如作者提供了史實，我們看出來，通了，那你還是不喜歡，這是詩觀的問題。



三票作品討論

〈臺北四時漫遊八詠並序〉

陳文華：如果選八名，這篇可以入選。它是有很多問題，但也有好句，尤其寫〈絹絲瀑布〉，用「眠蠶」的「蠶」及「柔絲」、「纖姿」等詞彙，這些都把「絹絲」的詩題扣得很好，有巧思，在名稱上引起了聯想。〈淡水夜遊〉的「風碎琉璃波萬頃，燈迷錦繡影千般」這都造得不錯。

張大春：五、六句造得更好：「岑招隱逸空來去，潮逐繁華自往還」。

陳文華：〈秋登象山六巨石晚眺〉的「夕霽悠悠天地色，霏收杳杳古今愁。踞岩心似徐飛鳥，容膝身如不繫舟。」也不錯，佳句不少，這是我的看法。

李佩玲：我的想法跟陳老師差不多，它的毛病比較少，不管是對仗或者格律；很多詩句都清新優美，所以我選它。

曾進豐：這篇正文我滿喜歡的，但〈序〉實在太差，破壞了整篇的美感，顯然不是老手。這組詩基本上也是四時佳景，景中有人，但是部分句子有點牽強，比如〈絹絲瀑布〉的「林曦」，請問一下各位老師，這個詞能不能成立？

陳文華：進豐說的對，「林曦」可能刻意要對「烟岫」；有些句子比較生硬，像同一首的「幽難寫」也是。但是整體看頗有好句。

顏崑陽：整體滿清雅，而且的確有不少好句，但同樣有些小瑕疵，像〈陽明山賞花〉的「春水曼洄依幾

處」，表層語意不通透，「依幾處」是什麼意思？「東風妙舞」到底是東風在妙舞還是花在妙舞？這都差半字。有些句子不是很通，像〈重遊九份又逢雨〉的「歲凋金粉嶺墟淳」、「雲邱窈窕群家燄」、「嶺墟淳」是什麼意思？山嶺上殘留的礦坑，已不產金子，因此變得很淳樸了嗎？語意很生硬。「群家燄」是什麼意思？「燈」不能代之以「燄」，語意很生硬。這都是湊韻。

張大春：這篇的最後一首壞透了，像「謚美鍾憐寄此身」。感覺第八首不是詩，別人寫八首他寫七首，所以沒有選。但是像〈淡水夜遊〉確實不錯。

四票作品討論

〈臺北故跡詠懷八章〉

張大春：這篇只有我沒選，我本來要選的。這首的確有優點，這是寫四個文人、或者四個知識分子，作者把整個山水或詠懷轉移到「人」身上。這是一個奇思，是我覺得有趣的地方。可是也正因為他轉到人身上，所以就沒有「山水」這個評選的主旨，這是一個大問題。所以使我猶豫了——我們徵選的是山水。另外，詠人是有傳統的，我們詠四個偉大的人物，這四個人都應該放在山水上，你只要放在山水上，比方他有山的性格、他有水的德性……，你把山水抽象化，一定第一名。這個作者寫得很好，可是問題就在這裡，他就差一步，沒把人跟山水融在一起，一個掛勾都沒有；他只用詩序來解決這個問題。不然我是喜歡這首的。

陳文華：大春講得對，假如沒有主題的問題，會把這篇當第一名。



顏崑陽：有些地方還是生硬。

〈山水懷人八首〉

李佩玲：這篇只有我沒選，其實我滿喜歡這篇。當時沒投是因為它有出韻和出律的問題，所以我只把它放在八首的後半。選四首不會選到它，選八首就會，也就是說它適合入佳作。

顏崑陽：八首都不出韻大概很難。這篇我覺得應該是所有詩裡最成熟的。偶然一點瑕疵不足以把整體貶下去，因為它把「懷古」跟「山水」結合在一起，其實古人「懷古」之作經常也會和「山水」關聯。這組詩描寫幾個臺灣先賢遺跡，不論是對所詠題材的熟悉度，還是造句的成熟度，都相當好。

陳文華：這篇寫得很老練。

曾進豐：這首我也非常非常喜歡，整篇遣詞用語非常古雅，顯然是老手。所詠的是古今文人，結合山水，符合我們徵文的要求；而且將古今文人依時間先後排列，非常符合組詩要求。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問題，看不太懂，請教老師：〈訪太古巢舊址〉中，「圓山落日遊園暮」的「遊園暮」？

陳文華：「遊園」把它當名詞（兒童樂園、遊樂園）用。

張大春：這篇的情感不造作，很自然，用典也很平順。古典詩獎搞了三年山水了，我覺得這篇開創了一個東西，它是既有貫串，也觸類旁通的把人事跟風景接在一起。

曾進豐：而且寫得不空泛。

張大春：都寫得很清楚明確。

陳文華：我們可不可以幫它改字？改了以後比較沒有爭議。比如〈碧潭茗坐憶藥樓先生〉：「殷勤碧到茗桌旁」，這「桌」字現在念是平聲，可是它是入聲字。

李佩玲：還有〈植物園過布政司衙門忽憶牡丹詩社〉：「守臺功過總難論」的「論」字也是出韻了。

張大春：「論」這個字是十三元韻沒錯，但在真韻也有，在《廣韻》也是如此，它是兩收字，一直有爭議的。

顏崑陽：我們講「出韻」這個問題，一直認為「出韻」只許在第一句或最後一句，而且必須是出到可以通轉的鄰近韻目。其實，李立信教授在某期《古典文學》發表一篇論文，透過很多唐詩的統計，得到結論是：古人沒有那麼嚴格的規定，在一首詩中幅的句子出韻的也不少。

張大春：「論」絕對是兩收。它在《廣韻》裡面絕對兩個韻都有。當然它還有另一個問題，就是對偶。

陳文華：像〈士林官邸讀新蘭亭碑懷諸老〉：「銘碑新記觴歌美，歌詠猶言魍魎腥。」有兩個「歌」字，以他的筆力，這絕對可以改。

討論〈陽明山賞梅〉是否入選第二輪投票名單

張大春：以下進行第二輪投票。由於一票作品中，大家多半不堅持，只有顏崑陽堅持〈指南山秋懷〉。所以只剩下六篇，要不要把其他一票作品中，再找出一個堅持的？

陳文華：假如〈指南山秋懷〉可入選，我覺得〈陽明山賞梅〉也可以入選，是不是可以考慮？

張大春：我反對，他都是用前人的詩句。



陳文華：詠物詩很多都這樣啊。

張大春：不不，他本來的格局就是限在詠陽明山，換言之，是把同一個東西寫成八個。怎樣寫成八個呢？這個典故一首、那個典故一首，甚至還有「疑似瑤臺闕下逢」，這個太離譜了。我堅決反對。

陳文華：我們把〈指南山秋懷〉跟這首比較，〈指南山秋懷〉格律、對偶出錯的很多，也沒有聯章。

張大春：不聯章是整體問題，所以我根本沒有選〈指南山秋懷〉，是崑陽堅持。

顏崑陽：〈指南山秋懷〉是有些毛病，但就整體的意境來講，還是要承認它寫得不錯。

張大春：它沒有整體啦！

陳文華：假如以詩的功力來講，〈陽明山賞梅〉絕對比〈指南山秋懷〉好。

張大春：不對，個別都壞，壞得不一樣而已。〈陽明山賞梅〉不是「畫虎」，它是盜用。

陳文華：他的筆力是不錯的，一般人寫不出來。

曾進豐：〈陽明山賞梅〉有學問，但是掉書袋太嚴重。

陳文華：我的評語是：「貪於用事，不免堆砌。」所以我本來沒有選。可是假如〈指南山秋懷〉入選，我覺得這篇也可以。

顏崑陽：〈陽明山賞梅〉這篇本來也是我選的，

陳文華：這兩篇你覺得哪個好？以文學獎的角度，以寫詩的工力，不要以你的詩觀。

顏崑陽：其實評審本來都有個人的詩觀。假如以語言操作的成熟度來看，〈陽明山賞梅〉是比較成熟。

張大春：它都是古人的當然成熟……。

顏崑陽：就佳作來講，我也可以贊同把它放進去。

曾進豐：我贊同陳老師說的，如果要把它〈指南山秋懷〉納入，〈陽明山賞梅〉也要放進去。

李佩玲：就創意上而言我會比較喜歡〈指南山秋懷〉。因為〈陽明山賞梅〉真的套用了多舊的句子。

張大春：如果〈指南山秋懷〉要進，你覺得〈陽明山賞梅〉可不可以跟著進？還是別的也有更可以進的？

李佩玲：其實如果說〈陽明山賞梅〉，我自己會更喜歡〈貓空行吟〉，因為詩意清新，格律上也不像〈指

南山秋懷〉有那麼多錯誤。

張大春：我對〈陽明山賞梅〉有不能撤離的反感。好吧。那第二輪投票就首輪得票數為三票以上的作品

（〈臺北故跡詠懷八章〉、〈山水懷人八首〉、〈臺北四時漫遊八詠並序〉），重新給予三分、二分、一分，其他首輪二票作品（〈車遊紀行八首〉、〈臺北八首，生死山水〉）為佳作，一票作品〈陽明山賞梅〉與〈指南山秋懷〉，經方才討論決議，亦列入佳作。

第二輪投票

〈山水懷人八首〉：十四分（李佩玲二分，陳文華三分，張大春三分，曾進豐三分，顏崑陽三分）

〈臺北故跡詠懷八章〉：十一分（李佩玲三分，陳文華二分，張大春二分，曾進豐二分，顏崑陽二分）

〈臺北四時漫遊八詠並序〉：五分（李佩玲一分，陳文華一分，張大春一分，曾進豐一分，顏崑陽一分）

由於前兩名得票數差距很大，因此確定首獎為〈山水懷人八首〉，優選為〈臺北故跡詠懷八章〉，〈臺



北四時漫遊八詠並序〉則與〈車遊紀行八首〉、〈臺北八首，生死山水〉、〈陽明山賞梅〉、〈指南山秋懷〉並列佳作。